图书情报工作
第 64 卷 第 12 期 2020 年 6 月

国内外隐私素养研究现状分析*

■ 宛玲　张月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保定 071002

摘　要：[目的/意义]对国内外隐私素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学术界的理论建议，分析研究中存在的漏缺和不足，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方法/过程]对文献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且有一定研究成果的主题，包括：隐私素养含义、隐私素养测量、隐私素养与其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公众隐私素养现状及教育策略，进一步按这 4 个主题范畴解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结果/结论]目前隐私素养的研究已有一些进展，但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建议需要达成共识，研究的场景和内容还需要扩展，要加强隐私素养教育的研究。

关键词：隐私素养　隐私素养量表　隐私素养教育　个人信息
分类号：G20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2.016

个人信息频频泄露、隐私侵权事件屡禁不止，不仅助推了众多的诈骗事件，也阻碍了各种服务如心理健康在线求助[1]等。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出台或修订更为严厉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法律法规，各类组织机构和服务活动也在加强自律行为。然而，在这场个人信息保护战中，个体的隐私素养不能缺位，尤其是在各种法律法规和组织实践不断强化隐私自理（知情同意）理念背景下，隐私素养是个体判断和决定如何保护自己隐私、避免侵犯他人隐私的关键。同时，发展隐私素养教育，有助于个体透过信息技术的面纱而做出受过教育的理性选择[2]，也是发展信息素养的基础[3]。然而，隐私素养是个发展中的命题，当前它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内容包括哪些、考察界限和标准是什么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都还未有定论，还处于探索的阶段。本文拟对国内外已有的隐私素养研究进行总结分析，以了解和掌握学术界目前有哪些观点和建议，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等。

1　文献获取与总体分析

保护个人隐私的素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有的用隐私素养，也有的用个人信息保护素养或个人信息安全素养等，本文统一用隐私素养代指。收集文献时，笔者采用含义更广的上位概念“素养”（literacy），同“隐私”（privacy）及与其含义相同或相近的“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个人资料”分别进行组配检索，选用 CNKI 和 WoS 作为中文和外文文献的来源。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两个检索系统检索到相关文献分别有 200 多篇。

使用 CNKI 和 WoS 各自的检索结果计量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发现：①中文和英文的文献量增长曲线非常接近，都是从 2000 年初开始强调从素养角度来研究个人隐私的保护，发文量都是从 2014 年开始出现迅速增长现象，尤其是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发文量合计占全部文献的 35% 左右，国内和国外的研究几乎同步；②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大数据、自媒体、新媒体、医疗健康、图书馆、建筑物、个人知识管理等场景，被访者包括各年龄段的学生、老年人、成年人等，体现出信息技术对隐私保护带来了强烈冲击并作用于各类群体；③媒介素养、数据素养、智能手机素养、网络素养、信息安全素养、信息素养或元素养等术语出现较多，显现出隐私素养与这些素养的密切关系。

通过对所收集文献的文摘及全文的速读，发现虽然研究有关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的文献很多，但从素养视角进行体系化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和很全面。在这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融合发展中的用户隐私安全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6BTQ05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宛玲（ORCID：0000-0001-5556-5963），教授，博士；张月（ORCID：0000-0002-4986-9255），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E-mail：599066783@qq.com。
收稿日期：2020-01-17　修回日期：2020-03-17　本文起止页码：144-150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宛玲，张月. 国内外隐私素养研究现状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144 - 150.

些文献基础上进一步经过引文回溯检索补充,最后获得研究隐私素养比较深入的中外文文献 60 多篇,主要都是近 10 年面世的成果,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隐私素养的含义、测量、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公众信息素养现状及教育发展策略等方面。

2 隐私素养含义界定

2009 年国外就开始对术语“隐私素养”(privacy literacy)进行说明和使用。如,D. Rotman 认同隐私素养是数字素养的子类或补充的观点,并认为隐私素养是一个教育框架,旨在培养出有隐私保护意识和积极态度的用户[4]。同年,J. Langenderfer 等从经济学以及现代隐私权注重对个人信息控制的视角提出“隐私素养是指消费者对与之互动的信息环境及其在该环境中的责任的理解”[5];随后,B. Debatin 指出隐私素养包括对隐私的知情关注和保护隐私的策略[2];C. Veghes 等将隐私素养定义为在数字环境下评估个人资料的收集、处理、分发及使用的方法及能力[6]。上述对隐私素养含义的说明,分别涉及到隐私意识、隐私保护的方法和能力,但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读。Y. J. Park 提出,数字隐私素养(digital privacy literacy)作为一种用户意识,可以从互联网技术熟悉程度、机构实践意识以及政策法规理解程度三个维度来考察[7];S. Trepte 等认为在线隐私素养(online privacy literacy)主要是指个人数据保护知识和个人数据保护策略[8];根据 C. L. Wissinger 介绍,2015 年 C. L. Givens 提出“隐私素养是一个人对在线环境中如何跟踪和使用信息以及信息如何保留或失去其隐私性质的理解和认识水平”[9-10];最近的是 S. Rosenthal 等提出的,认为隐私素养包括了解数据机构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知识、了解如何控制个人数据以防被不必要使用的措施[11];邓胜利等提出:在线隐私素养侧重于用户对隐私保护的知识和技能[12];饶志誉和王丰都是从信息安全角度提出“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含义,前者认为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包括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和知识[13];后者认为个人信息安全素养包括个人信息安全的意识、知识和能力[14]。

对一个术语概念的界定,除了给出该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说明外,还需要对其有进一步的解释,帮助人们理解。概括来讲,目前对隐私素养或相近术语的解释有以下特点:①在内容范围和表述上,有的强调隐私保护方面的认识和知识,有的强调隐私保护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有的表述比较抽象简要但缺乏必要解读,有的表述比较具体但限定了隐私素养概念的外延,另外有的文献采用的是更专指的术语如“在线隐私素养”或“数字隐私素养”,凸显了隐私素养在互联网中的重要性。②在概念研究思维上,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在素养研究上运用批判性思维,如,Y. J. Park 引用戈夫曼理论:个人应该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来管理或控制私人和公共的界限,认为在数字时代,这一理念包括对数据流及其隐含规则的批判性理解,以便用户能够采取行动[7];2009 年时 D. Rotman 提出隐私素养是数字素养的子类[4],但 2017 年时 C. L. Wissinger 等则指出,数字素养侧重于在数字环境中基于任务的信息使用,而隐私素养概念的界定侧重于理解与在线共享信息相关的责任和风险,即隐私素养是与批判性思维紧密结合[10]。③隐私素养能力解释方面,越来越强调对隐私保护知识和数据机构隐私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对管理个人数据策略和能力的描述比较具体。总体来看,对隐私素养内涵的认识在不断丰富,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以形成权威性的、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概念解释。

3 隐私素养的测量

目前研究隐私素养测量方面的文献基本来自外文,有的提出了隐私素养测量量表,有的仅给出了隐私素养的一些测项。

3.1 隐私素养测量表的构建

M. Kezer、L. Baruh 以及 S. Rosenthal 等在研究隐私保护时,给出了一些表达隐私素养内容的测项。M. Kezer 等在调查在线隐私素养作为中间变量的调节作用时,列出了 8 个关于互联网和在线隐私声明知识的对错判断题,以此测量受访者的在线隐私素养[15]。L. Baruh 等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索隐私素养作为社交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措施预测因素的作用,其中提出了 21 项问题项作为用户隐私素养的测项,包括意识、知识、体验和经验等方面[16]。S. Rosenthal 等在研究隐私素养对其他因素如信任、隐私关注等的影响作用时,设计了测量隐私素养的问题项,包括移动应用对个人数据的共享、删除、位置定位、收集、侵入等方面[11]。概括来讲,上述文章给出的测项都是枚举式,没有进行内容归类,着重隐私素养的知识项测量,对能力和意识上的测量较少,同时很少提及法律知识。

C. Veghes、B. Morrison、Y. J. Park、S. Trepte、P. K. Masur 和 M. Weinberger 等提出了专门的隐私素养测量量表,分别有一级维度和作为二级维度的问题测项,如表 1 所示:

表 1 现有文献隐私素养测量量表内容项汇总

来源	量表名称	量表内容项说明
C. Veghes 等[6]	隐私素养测量表	5 个维度共 49 个问题项:①个人数据保护权重;②关系数据保护权重;③个人数据保护权利权重;④重大风险权重;⑤提供适当保护的公共机构权重
B. Morrison[17]	隐私知识量表	2 个维度共 13 个问题项:①主观隐私知识量表:3 个问题,对组织收集和管理个人信息的评价和用户自己对个人信息被收集和管理情况的掌握程度;②客观隐私知识量表:10 个问题,判断对错,考察用户对组织机构收集、访问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行为对错的判断以及用户自身权利知道与否的判断
Y. J. Park[7]	数字隐私素养的维度	3 个维度共 16 个问题项:①技术熟悉度(1 个 6 分制的主观评分项):包括互联网基础、隐私风险、隐私保护意识(P3P);②机构实践意识(8 个真假知识项);③隐私政策理解(7 个真假知识项)
S. Trepte 等[8]	在线隐私素养量表(OPLIS)	5 个维度共 113 个问题项:①关于组织、机构和在线服务提供者的实践知识;②关于在线隐私和数据保护技术方面的知识;③关于德国在线数据保护的法律和法律方面的知识;④欧洲关于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指令的知识;⑤用户个人隐私管理策略知识
P. K. Masur 等[18]	在线隐私素养	4 个维度共 20 个问题项:①机构实践;②数据保护技术;③数据保护法;④数据保护策略
M. Weinberger 等[19]	在线隐私素养水平测量	2 个维度共 26 个问题项:①技术性在线隐私素养水平:隐私增强工具的知识水平和隐私增强工具的使用水平;②社交网络隐私素养水平:反映访问网站时不提交个人详细信息或提交伪造信息的趋势

3.2 隐私素养测量研究的分析

分析表 1 所指文献给出的隐私素养测量量表内容,有 3 个特点:①出现了不同视角、不同维度的测量方法,说明学者们已经意识对隐私素养的测量,需要多元化、多维度的考察,主观的、客观的、技术的、社交的、法律的、机构的等多个方面都需要考察,但目前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权威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以达到共识。②早些时候的量表,如 C. Veghes、Y. J. Park 和 B. Morrison 给出的,偏重主观的自我评估[6-7,17];后来的 S. Trepte 和 P. K. Masur 都借鉴了上述文献的观点,并增加了对法律法规知识以及用户个人隐私管理策略的测量,P. K. Masur 和 S. Trepte 是同一个课题团队,两者给出的测量量表基本相同,但 P. K. Masur 的用语更概括、覆盖面更广,并把 S. Trepte 的测量量表中的第三、四项合并为一项:数据保护法[8,18]。③2013 年及以后提出的隐私素养测量量表都是关于互联网场景下的,突出了互联网下隐私素养的重要性以及学者们对此的重视,同时比之前的隐私素养测量量表增加了用户对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上隐私管理策略掌握程度的衡量。这些内容可以补充到一般隐私素养测量量表之中。

考察学者们设计和调查的背景,主要是以欧、美、加、以、罗马尼亚等国家网民为调查对象,以发达国家为主,侧重商务环境、新媒体使用、社交环境等。C. Veghes 等是从市场营销应用环境下定义和设计隐私素养测量量表并进行实证测量,问题项多采用"个人数据"的用词,以罗马尼亚中青年公民为调查对象,计算出每个维度和每个问题项的权重,同时也测量了被访者的隐私素养现状[6]。B. Morrison 也是从消费者和市场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其中,主观知识(subjective knowledge,SK)问题项是采用了经济学家卡尔森在 2007 年提出的衡量市场关系中的主观知识内容项,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OK)问题项则是对加拿大隐私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OPC)网站上发布的隐私测试项进行了修改而构建的客观知识项,调查对象是加拿大公民[17]。Y. J. Park 考察的是用户对新媒体使用中个人信息控制的技能和能力(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被调查对象是美国成年人网民[7]。S. Trepte 等和 P. K. Masur 等是一个课题团队,考察的是各种网络环境下网络隐私态度与网络隐私行为的差异,因此其量表设计的维度和问题项最多,认为,一个全面的在线隐私素养量表应该包括客观知识问题(声明性知识)和考虑在线数据保护能力和策略的问题(程序性知识),在构建测量量表时,该课题团队利用有关的文章、项目成果、新闻、欧盟及德国有关的法令以及在线服务商隐私政策共 5 种文本来源进行内容分析,考虑的问题非常全面,他们的研究历时三年,因此在 2017 年发文时,对 2015 年发文时的测量量表进行了修改并验证,并表示,互联网的不断创新变化要求用户不断了解新的数据流方式和新的在线隐私控制策略,在线隐私素养测量量表需要定期审查和进一步发展,他们调查的对象是德国网民[8,18]。M. Weinberger 等考察的是以色列学生对在线隐私和匿名态度的男女差异,研究的场景和对象比较专门化,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被后来的研究借鉴,针对不同场景、用户对象设计不同的隐私素养测量量表[19]。

4 隐私素养与其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

邓胜利等归纳出在线隐私素养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知识水平、互联网使用经验、社会经济地位、动机因素、

宛玲，张月. 国内外隐私素养研究现状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2):144－150.

利益因素和隐私关注[12]。本文归纳出的影响因素与此有部分相同,具体内容有所差异,包括隐私保护设施使用、隐私关注、在线监控意识、隐私自我效能感、在线服务接受、个性化服务接受、互联网体验、学习(隐私知识水平和努力学习程度)、社会人口特征等。研究隐私素养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其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为因变量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4.1 隐私素养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的作用

隐私素养作为自变量,对安全感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如,M. Bartsch 等和 S. Rosenthal 等都是以 Facebook 及其用户为研究对象,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前者认为在线隐私素养对社交网站(如 Facebook)的安全感有正向作用[20],而后者则认为隐私素养较高的人能更好地理解隐私保护的局限性进而对 Facebook 和数据机构的信任度较低[11]。

隐私素养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对隐私保护设置使用、隐私关注、在线监控意识、隐私自我效能感 4 个因素或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现有研究都认可是正相关。如,Y. J. Park、L. Baruh 和 M. Bartsch 等都论证了隐私素养对隐私保护措施使用有正向作用[7,16,20],张学波等也提出那些关注且对社交网络安全认知清晰的人对隐私保护和个人信息披露会更严格[21];L. Baruh 等、M. Weinberger 等和 J. Bernadas 等都证实了隐私素养与隐私关注正相关,而且 J. Bernadas 等还发现,作为调节变量时,隐私素养越高,隐私关注对信任变量(对 Facebook 的信任和对数据机构的信任)和 Facebook 信息个性化接受变量的负向影响越小,M. Weinberger 等研究并提出隐私素养与在线监控意识和隐私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16,19,22]。

研究显示,隐私素养对在线服务接受和个性化服务接受两个因素有相反的影响,如,L. Baruh 等通过元分析法论证了隐私素养对使用在线服务意图有显著正向作用[16],而 S. Rosenthal 等论证了隐私素养对个性化服务有负向作用[11]。这表明隐私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用户对在线服务的接受,但会降低对个性化服务的接受,这对个性化服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4.2 隐私素养因素作为因变量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现有研究都认可互联网体验和学习两个因素对隐私素养有正向的影响。如,Y. J. Park、M. Bartsch 和 J. Bernadas 等都论证了互联网体验对在线(数字)隐私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上网体验和经验能培养谨慎的网络隐私行为[7,20,22];J. M. Urban 等反向论证了体验和学习的正向作用,认为隐私知识水平不高与缺乏保护隐私的努力有关[23]。

隐私素养受社会人口特征的影响有多样研究结果。如,Y. J. Park 认为性别只是对隐私素养中的技术维度有影响,对社交维度影响甚微,男性用户比女性用户技术网络隐私素养高;年龄对隐私素养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在隐私控制方面不如年轻人熟练;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人信息控制能力和行为影响甚小[7]。M. Weinberger 等也研究了性别特征的影响,与 Y. J. Park 有相同结论[19];M. Kezer 等研究了年龄特征的影响,与 Y. J. Park 结论不同,认为不同年龄组在网络隐私素养方面的差异不显著[15]。

总体来讲,隐私素养的提高对个人保护隐私的能力和效能感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互联网体验和学习有助于提高个人隐私素养。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需要特别加强对女性和老年人隐私素养的提升。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出现了不同或有一定差异的结果,有待后面的研究进一步论证。有的结论仅有一篇文献涉及,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考察上述研究的研究对象,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以色列,也有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还有对跨国用户的调查,在研究结果中并没有因为国家的不同而出现差别,但由于文献量较少,国家环境对隐私素养是否无影响以及影响程度,还需要对以后来自不同国家公民的调研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行论证。

5 公众隐私素养现状及隐私素养教育的发展

5.1 公众隐私素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所收集的相关文献很多都包含有对公众或特定用户的隐私素养现状调查的分析内容,这些分析结果显示,用户已经有了一定的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但整体上隐私素养还不足。如,2006 年时美国用户使用 Facebook 时还自我报告更多的个人信息[11];2012 年时加拿大用户的主观隐私知识分总体很低,仅有 26% 的用户对自己的知识进行了高分评定,很多用户客观隐私知识分为零[17];2013 年时大多数美国网络用户受访者对基本技术术语的熟悉程度较低,超过 40% 的受访者误解了机构数据实践的最基本方面,只有 1.9% 的受访者在所有政策相关知识点上得分正确[7];2019 年时我国有将近 29% 的年轻父母在使用网站时避免披露个

人真实信息[26]；相对来讲，老年人、女性、年轻父母的隐私素养稍弱，老年人和女性都有比较强烈的隐私保护意识，但缺乏隐私保护能力，直接导致老年人对信息化服务如移动医疗的拒绝以及女性用户填报虚假信息较多；年轻父母将隐私保护希望过多寄托于政府治理，在网上展示儿童形象时隐私意识薄弱、保护能力不足等[7,11,17,24-26]。另外，还有不少研究媒介素养的文章，认为目前媒介用户尤其是学生缺乏对现代信息媒介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的认识，对媒介传播和泄露隐私的意识和防备能力不足。不过，在所收集的文献中，对德国公民的访谈调查分析结果是："大多数参与者通过最小化数据、屏蔽他人、不友好和减少好友请求来管理社交网站上的隐私，这反映出人们对数字技术中的隐私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3]而且该文作者在访谈前，将其访谈大纲及活动呈报给大学伦理委员会检查并获得批准。调查结果以及调查者的行为都显示出德国公民整体隐私素养比较高，这种现象是否与德国注重个人权利以及其隐私保护法律比较严格有关，还需要通过不同国家法律环境下的相关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来佐证。

5.2 加强隐私素养教育

针对用户隐私素养较低现象，目前学者们给出了以下两方面的隐私素养教育的建议：

5.2.1 加强专门的隐私素养教育

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加强专门隐私素养教育的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①教育部门与网络安全、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合作，或者利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多部门协同来开展隐私素养教育，同时用户个人也应主动学习隐私素养和信息安全相关知识，改变网络使用习惯，尤其是年轻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改变展示儿童形象时的隐私披露习惯，分享信息要节制等[26-28]。②在学校图书馆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中加大隐私素养教育内容。多年来高校普遍由图书馆教师为全校开设信息素养课程，近几年开始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内容。如，2015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ACRL)新颁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将信息素养与各种新兴素养如媒介素养、数字素养等进行融合，赋予其元素养内涵，并强调能力的培养，提出培养具有信息素养的学习者，让其充分意识到与隐私和个人信息商品化有关的问题，并就其在线行为做出明智的选择[29-30]。我国近年出版的信息素养相应教材或专著有不少增加或丰富了隐私保护内容，如潘燕桃等于2019年出版的《信息素养通识教程》，专门设有"个人信息保护"一节[31]，该教材用于同名国家精品课程且该课程也在中国大学MOOC上开设，很有影响力。③发展隐私素养教育内容。素养教育内容通常都包括意识、知识和能力方面，隐私素养教育也不例外，有不少论文对此进行了论述，但给出具体教育内容的还不多。目前，D. Rotman提出社交网站用户隐私素养教育框架，其内容包括了解隐私背景、识别信息披露平台、认识共享含义、评估隐私风险和决定共享行为五大方面[4]；潘燕桃等设置的个人信息保护课程内容有：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谨慎使用公共设备、安全使用手机APP、密码分级管理等[31]。④加强教师的个人信息素养。如，图书馆员在MOOC上制作信息素养课程时，应强化自身个人信息素养，尊重师生的个人隐私[32]；培养小学教师大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素养[33]。

5.2.2 网络产品应简化且有隐私设置帮助功能

产品帮助功能本身具有教育和教学的性能。隐私设置帮助功能对大多数用户尤其是老年人或其他非在校人员来讲，是一种很实用的隐私素养教育工具。学者们指出，网络产品尤其是移动应用产品的设计者，在开发隐私设置功能时，应当调查和掌握不同年龄层次用户的"隐私知识差距"，要有很好的包容性，应推进隐私设置功能标准化，减少用户的理解成本；隐私设置上应有详细的解释功能且易被访问，其隐私设备也应便于用户调整等[24-25]。

6 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讲，随着信息技术和各种媒介的不断发展和广泛运用，随着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现象越来越严重，对个人隐私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内外对隐私素养本身及隐私素养教育都有了一定的研究，但还缺乏权威的定论或达成共识，研究内容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6.1 隐私素养内涵方面也应强调对他人隐私的保护意识和能力

如2020年2月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初期，有些人将武汉返回人员的个人信息在多个微信群中散发，虽这种行为很快被制止，但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提高大众的隐私素养，让大众有意识、有能力在维护公共安全和自身安全的同时不侵犯他人隐私。

6.2 深入研究隐私保护法律法规与隐私素养内容及其衡量的关系

目前学者给出的隐私素养测量内容强调了个体对

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的理解,那么对这种理解的衡量是否需要考虑以及如何考虑因各国法律法规不同而带来的影响,这些都需要研究者给出答案。另外,隐私素养的内涵和衡量标准与法律法规对个体隐私自理的要求以及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约束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

6.3 深入研究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加强隐私素养教育的策略

在教育实践领域,隐私素养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学校信息素养公共课程是重要的平台。笔者查阅了近 5 年出版的多种信息素养教材,也采访了部分图书馆授课教师,目前已有不少信息素养课程在信息伦理与道德的篇章中设置有隐私保护内容,但还存在一些未被重视现象,相关内容比较单薄,如,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大约有信息素养方面的课程 25 门,考察这些课程的教学目录或大纲,仅有"信息素养通识课程"提到隐私保护内容且将其作为一整节内容。

6.4 加强全场景下的隐私素养研究

目前研究者关注的场景比较多的是网络社交场景和电子商务场景。无论什么场景,都有可能发生隐私泄露现象,也都需要隐私保护,且现在很多信息活动是线上线下联动操作,因此应加强各种场景下隐私素养及其提升策略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PRETORIUS C, CHAMBERS D, COYLE D. Young people's online help-seeking and mental health difficulties: systematic narrative review[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9, 21(11):1－17.

[2] DEBATIN B. Ethics, privacy, and self-restraint in social networking[M]. Privacy online. Berlin:Springer,2011: 47－60.

[3] PINGO Z, NARAYAN B. Privacy literacy and the everyday use of social technologies [C]//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Cham:Springer,2018.

[4] ROTMAN D. Are you looking at me? -social media and privacy literacy[EB/OL]. [2019－12－01]. https://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15339/Are_You_Looking_at_Me_-_Social_Media_And_Privacy_Literacy_-_final.pdf? sequence=2.

[5] LANGENDERFER J, MIYAZAKIA D.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09, 43 (3):380－388.

[6] VEGHES C, ORZAN M, ACATRINEI C, et al. Privacy literacy: what is and how it can be measured? [J]. Annales universitatis apulensis: series oeconomica, 2012, 14(2): 704.

[7] PARK Y J. Digital literacy and privacy behavior online[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 40(2): 215－236.

[8] TREPTE S, TEUTSCH D, MASUR P K, et al. Do people know about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strategies? towards the "online privacy literacy scale"[M]. Dordrecht:Springer,2015: 333－365.

[9] GIVENS C L. Information privacy fundamentals for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53－70.

[10] WISSINGER C L. Privacy literac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J]. Communication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7, 11(2): 378－389.

[11] ROSENTHAL S, WASENDEN O C, GRONNEVET G A, et al. A tripartite model of trust in Facebook: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personalization, privacy concern, and privacy literacy [EB/OL]. [2019－12－01]. https://www.sci-hub.shop/10.1080/15213269.2019.1648218.

[12] 邓胜利,王子叶. 国外在线隐私素养研究综述[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9):66－72.

[13] 饶志誉. 移动支付背景下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法律防范研究[D].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9.

[14] 王丰. 论对个人信息安全素养的培养[J]. 电子世界,2020(2): 93－94.

[15] KEZER M, SEVI B, CEMALCILAR Z, et al. Age differences in privacy attitudes, literacy and privacy management on Facebook [EB/OL]. [2019－12－01]. https://cyberpsychology.eu/article/view/6182/5912..

[16] BARUH L, SECINTI E, CEMALCILAR Z.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and privacy management: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67(1): 26－53.

[17] MORRISON B. Do we know what we think we know? an exploration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users' privacy literacy [EB/OL]. [2019－12－01]. http://library2.smu.ca/bitstream/handle/01/25402/asb_proceedings_2012.pdf#page=422.

[18] MASUR P K, TEUTSCH D, TREPTE S. Entwicklung und validierung der online-privatheitskompetenzskala[EB/OL]. [2019－12－0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Philipp_K_Masur/publication/314157323_Entwicklung_und_Validierung_der_Online-Privatheitskompetenzskala_OPLIS/links/58b81679aca27261e51ca15f/Entwicklung-und-Validierung-der-Online-Privatheitskompetenzskala-OPLIS.pdf.

[19] WEINBERGER M, ZHITOMIRSKY-GEFFET M, BOUHNIK D. Sex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s online privacy and anonymity among Israeli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technical backgrounds [EB/OL]. [2019－12－01]. http://www.informationr.net/ir/22-4/paper777.html.

[20] BARTSCH M, DIENLIN T. Control your Facebook: an analysis of online privacy literac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6(3): 147－154.

[21] 张学波,李铂. 信任与风险感知:社交网络隐私安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2):153－158,166.

[22] BERNADAS J, SORIANO C R, et al. Online privacy behavior a-

mong youth in the Global South: a closer look at diversity of connectivit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2019, 17(1): 17－30.
[23] URBAN J M, HOOFNAGLE C J. The privacy pragmatic as privacy vulnerable [EB/OL]. [2019－12－01]. http://cups.cs.cmu.edu/soups/2014/workshops/privacy/s1p2.pdf.
[24] FOX G, Connolly R. Mobile health technology adoption across generations: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8, 28(6): 995－1019.
[25] KETELAAR P E, VAN BALEN M. The smartphone as your follower: the role of smartphone literac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vacy concerns, attitude and behaviour towards phone-embedded tracking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 78(1): 174－182.
[26] 祁涛,景聪会. 年轻父母的晒娃习惯及其对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认知调查[J]. 中州大学学报,2019,36(4):74－78.
[27] 罗力. 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和治理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6(13): 37－41.
[28] 张艳欣,康旭冉. 大数据时代社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研究[J]. 兰台世界, 2014,427(5):24－25.
[29] 秦小燕. 美国高校信息素养标准的改进与启示——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解读[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19): 139－144.
[30] ACR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20－02－26]. http://www.ala.org/ac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issues/infolit/framework1.pdf.
[31] 潘燕桃,肖鹏. 信息素养通识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169.
[32] 郭军. 大数据背景下 MOOC 在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探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36－41,57.
[33] 曾碧锋,唐文杰,刘明东. 小学教师大数据素养培养的理据和要求[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8,18(1):40－44.

作者贡献说明:
宛玲:查找资料,撰写论文;
张月:查找资料,撰写论文。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vacy Literac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Wan Ling　Zhang Yue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privacy literacy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given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alyzes the gap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on privacy literacy.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main topics that are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have certain research results at present: the meaning of privacy literacy, the measurement of privacy literac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ivacy literac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ople's privacy literacy and the respons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se 4 aspects. [**Result/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privacy literacy has made some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it is just in its start-up step. Many different views and suggestions need scholars to reach a consensus, and the research scenarios and contents need to be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the study of privacy literacy educ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 privacy literacy　privacy literacy scale　privacy literacy educ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